

傅雷译文集

I1/5

傅雷文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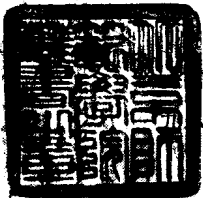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卷

208.1-88 12.0.1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23559



民出版社

一年·合肥

823559

责任编辑 江奇勇

装帧设计 蒋万景

傅雷译文集

第一卷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5.25 插页: 6 字数: 440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20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904 定价: 2.85元

第一卷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夏倍上校》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和《高老头》五篇作品。这五篇作品，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《人间喜剧》总目，均属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私人生活栏”。

《夏倍上校》与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曾合为一册，初版于一九五四年三月，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。

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为傅雷先生前期译文，于一九四六年五月由上海骆驼书店以单行本刊行。

《高老头》初译于一九四四年，一九四六年八月由骆驼书店出版。一九五一年译者重检旧译时，“以三阅月的功夫重译一遍”，并撰《重译本序》，交平明出版社出版。一九六三年在“重译本”基础上，再次“重改”修订，并撰有序言一篇（今已佚），至一九七八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——本译文集即据此本，并参照译者重改本手稿，改正个别错字和误排之处。

目 次

夏倍上校	1
奥诺丽纳	95
禁治产	233
亚尔培·萨伐龙	337
高老头	473

巴尔扎克

夏 倍 上 校

Honoré de Balzac
LE COLONEL CHABERT
suivi de
HONORINE et de L'INTERDICTION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Louis Conard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内 容 介 绍*

《夏倍上校》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三个中篇都以夫妇之间的悲剧为题材。三个品德卓越,人格超群的男子,却遭遇了惨酷的命运。做妻子的为了虚荣,享乐,金钱,地位,不惜忍心害理,指丈夫为白痴(《禁治产》);或竟斥为冒名顶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(《夏倍上校》)。奥诺丽纳是三个女性中最纯洁最严肃的一个,但因为追求想入非非的爱情,对人生抱着不可能的奢望,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,与丈夫同归于尽。

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,都有善与恶,是与非,美与丑的强烈的对比;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,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。——唯其如此,我们才体会到《人间喜剧》的深刻的意义。

* 这则内容介绍,系译者一九五四年为平明版《夏倍上校》(附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)一书所写。

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

“哎唷！咱们的老卡列克^①又来了！”

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职员，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^②。他把身子靠着窗口，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，挖出些瓢搓成一个丸子，有心开玩笑，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，摔得那么准，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，还跳起来，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。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。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^③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。

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，停来说道：“喂，西蒙宁，别跟人捣乱；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。不管当事人怎么穷，到底也是个人！”

凡是当跳沟的，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

① 卡列克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流行的一种大氅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，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叠之多。

② 十九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，道旁阴沟污水淤积，行人常有失足之事，故吾人俗称为跑腿的，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。

③ 法国司法制度，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；凡拟写状子，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。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，且全国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。

男孩子，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。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，向法院递状子以外，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，带送情书什么的。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，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：永远不哀怜人，一味的撒野，不守规矩，常常编些小调，喜欢挖苦人，又贪心，又懒惰。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，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。

“他要是个人，干么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？”西蒙宁的神气活象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。

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，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；因为他象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，提着一条腿，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。

叫做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，拟一份状子的底稿，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，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。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，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：“这怪物，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？”

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：

“……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……（喂，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，十八两字不能用阿拉伯字！）……自重掌大政以后，即深知……（深知什么呢，这大滑头？）……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！……（加惊叹号，后面加六点。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，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），故圣虑所及，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，——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，——将不少忠

实臣下(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)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,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,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,或拨归公共机关,一律发还;吾人不揣冒昧,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××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……”

念到这里,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:“等忽儿,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。”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。“喂,你们要开玩笑的话,只消告诉他,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,看这老坏蛋来不来。”

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:“颁布于一八……(你们赶上没有?)”

“赶上了,”三个书记一齐回答。

谈话,起稿,捉弄人的计划,都在那里同时进行。

“颁布于一八……(喂,蒲加老头,诏书是哪年颁布的?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!纸张倒耗费不少了。)”

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,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:“真要命!”

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,嚷道:“怎么!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?”

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,说道:“一点不错;他写的是: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!……”

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西蒙宁嚷道:“怎么,于莱先生,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吗?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!”

“快点儿抹掉！”首席帮办说。“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，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？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。于莱先生，以后别这样乱搅！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^①！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。”

高特夏还在问：“颁布于……颁布于……（蒲加，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？）”

“一八一四年六月，”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。

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，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。五个胃口极好，目光炯炯，眼神含讥带讽，小脑袋，卷头发的职员，象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“进来！”便一齐抬起头来。

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（法院的俗语叫做废纸），继续与他的账单。

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，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。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，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。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，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，三角形的勃里乳饼，新鲜的猪排，玻璃杯，酒瓶，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。这些食物的腥味，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，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，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，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。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。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，盖子

① 诺曼地一带（包括莫太涅在内）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，故诺曼地人不谙公文程式，特别显得荒谬。

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；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。他那时正在跑法院。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。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，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，拍卖的公告，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，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；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！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，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，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，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，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，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。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，标着大主顾的姓名，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。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。并且，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，因为这种地方的邈邈是我们想象得到的：大家在这儿进出，谁也不在这儿逗留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在主人眼里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，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，在职员是一个教室：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。满是油垢的家具，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，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，切羊皮纸条的模子，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；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。所以这个尘埃遍地，光线不足的事务所，跟别的事务所一样，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，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。固然，魔窟还不限于此：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量，计算价钱的；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

子，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，歌衫舞袖的下场，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。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，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。但赌场，法院，娼寮，奖券发行所，全是污秽凌乱，不堪入目的。为什么？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，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；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，也不外乎这个原因。

“我的刀子在那儿？”

“我吃早饭呢！”

“该死！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！”

“诸位，别闹啊！”

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，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，正在关门。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。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，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，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。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，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。

“先生，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？”

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，仿佛说：“我是聋子。”

“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啊？”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，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，他手里晃着刀子，交叉着腿，把翘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。

那倒楣蛋回答：“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，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。”



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。

